

白夜
著

窒息

Suffocation

吾妻山灵异事件簿

白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窒息 / 白夜 著 .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92-0968-2

I . ①窒… II . ①白…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4674 号

本书由白夜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窒息 / 白夜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主 编	李靖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 · 漫客悬疑书系
出 版 人	别道玉
责任编辑	赵冕
特约编辑	蔡薇子
装帧设计	贾志翔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0968-2
定 价	21.80 元



CONTENTS



目录

VOL.1 魔运之始	007
VOL.2 亡魂之绊	037
VOL.3 樱之双子	075
VOL.4 幻之神隐	145
VOL.5 复仇之影	183



《窒息》

Suffocation

作者

白夜

总策划

李靖

选题策划
杨严 熊嵩

封面 & 插图

mario

封面设计
贾志翔

特约编辑
蔡薇子

运营发行
李文 常蓦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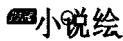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出版社

总出品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制作出品
知音动漫图书 · 漫客悬疑书系

官方论坛
<http://xsbbs.zymk.cn>

平台支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窒息

Written by 丘格
Illustrated by mario



为枯燥的生活添加幻想的色彩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沉迷于此，
并深陷在四月十四日的轮回中，
如同探索在一座神奇的迷宫里。
我只记得从何时开始，
却无法得知何时能够结束.....

白夜
Night



噩運之始

一切都从那个我本以为很平常的夜晚开始，
那天的日期我永远不会忘——四月十四日。

楔子

当我从飞机上走下，踏上日本的土地时，根本预想不到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平凡的人注定应该度过平凡的生活，可是命运从不给人选择的机会，甚至会让人措手不及。

一起从飞机上下来的，还有我的姐姐以及我在国内最好的朋友——海涛。他们也或多或少被卷入了日后那噩梦般的事件里，而至今我也认为是被我所牵连的。

初到异地他乡的生活很是艰辛苦涩，但也日渐巩固着我和姐姐之间的亲情，还有和海涛之间的友情。在日本生活了四年以后，姐姐嫁给了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因为姐夫工作的原因，两人搬到了日本的湘南地区——神奈川县境内靠近静冈县的地区。听说那里是日本观光地集中的一一个地区，所以我也搬到了那里，而海涛则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原因继续留在东京。

我在一个叫二宫的小镇上租借了一间公寓，这里三面环山，另一面

就是连接着太平洋的大海。

那座名叫吾妻山的山峦是当地著名的赏樱胜地，而我搬到这里的时候，刚好是满山雪白的樱花盛开的时节。

一切都从那个我本以为很平常的夜晚开始。

1

自从开始了在二宫的生活以后，能够得偿所愿地去吾妻山赏樱已经是一年后的事情了。刚刚搬家到这里的时候，需要熟悉各种环境，这导致起初的日子过得忙忙碌碌，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我才感觉生活进入一种平缓的节奏中，去爬山赏樱才正式安排在我的日程里。

四月十四日，我终于去了吾妻山赏樱。

樱花飞雪般漫天舞动的动人景色让我觉得不虚此行。在战后，二宫地区政府对这里进行了精心规划，自然景观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山中沁人肺腑的自然气息是在城市中居住太久而已经遗失的美好之一。以至于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依然感觉有一丝蒙眬的花香徘徊在四周，舒适地泡在浴缸的热水中，竟然沉沉睡了过去。

直到一股难当的饥饿感不断地刺激胃部，我才从昏睡中醒了过来。许久没有运动，突然去爬山玩了一整天，难免会有些过度疲劳。我勉强撑起身子从浴缸里走了出来，看了一眼和我肚子一样空荡荡的冰箱，无奈决定还是出门买些吃的。

我习惯性地看一眼时间，竟然已经是凌晨一点，不禁诧异自己竟然在浴缸里睡了那么久。胡乱地套上衣服，抓起钱包就走出了家门，好在日本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随处可见，离我家最近的一家便利店就在吾妻山下。

四月的深夜还残留着些许刺骨的寒意，走在路上的我不禁打了个冷

战。到底是偏僻地区，不比大城市的夜晚那灯火通明霓虹闪烁的景象，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偶尔有一两辆汽车呼啸而过，搅动一下死寂的空气，除了黑夜中传来不知名的鸟类的啼叫声和我的脚步声外，毫无声息。路旁还残留着不少老旧的宅院，就和里面居住的老人一样，都是几代人以前的产物，它们仿佛已经和时间彻底脱节，依然生活在消逝的历史当中。

二十四小时便利店虽然营业，但这个时间通常只有送货员和店员进进出出，像我这种凌晨出来觅食的顾客却是几乎不会出现的。我随便挑选了两袋面包就匆匆走人了。

走出店门，我不经意地回头向右后方看去，吾妻山就屹立在漆黑的夜幕下，和白天里雾气缭绕间隐现出的翠绿姿态截然不同。

现在天是黑的，山是黑的，两重黑色重叠在一起，互相压迫着，吾妻山看上去就像一座被盖上黑纱的坟墓。坟墓！这个联想不禁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随之而来的想法更让我惊恐而好奇，夜晚的吾妻山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色呢？

我抑制不住突如其来的心潮，好奇心如同具有神秘力量的符咒，牢牢控制住我的身体，在还没有把诸多的思绪整理清晰之前，两条腿已经开始自作主张地向山脚走去。

通往山脚下的路要绕过便利店旁边的二宫小学和公立体育馆。深夜的学校，教学楼已经寻找不出活泼盎然的生气，一扇扇窗口像方块的黑色剪纸贴在僵硬的楼面上，而体育馆却亮着光，虽然里面没有人。就在两栋明暗反差强烈的建筑物旁，路灯投射出扭曲的身影，紧紧跟随着我的脚步，两条长得离谱的腿影随着我的移动不住伸缩。

夜晚的山里是什么景色？这个好奇的疑问在我来到山脚下的时候骤然消失了，蜿蜒斜上的阶梯就在我眼前，累积着深夜的雾水，阶梯上闪烁着星点的磷光，就像一条躯体瘦长而黏稠的爬行动物。山路两旁是低

矮的灌木，但是二十步开外的道路和景象就完全掩盖在多重的黑影之下，强劲的山风呼啸而下，像只爪子在草木丛中刮出怪异的声音，风中似乎还夹杂着一种微弱的呼喊声，断断续续，时隐时现。

当我的脚掌踏上第一级石阶的时候，我耳旁传来“咯哒”的一声轻响。

咯哒、咯哒、咯哒……

这个声音按着一种平稳的节奏频繁响动，直到我猛然从昏睡中惊醒。搅动出的水声让我惊恐地发现，我依然是睡在浴缸里，是辘辘的饥肠导致了这场夜出觅食的梦境。

浴室里的灯在不停地明灭闪动着，伴随着那个“咯哒”的响声，每响一下，灯光就闪动一次，似乎调整好了一个非常平稳的频率。我僵直地坐在浴缸里一动也不敢动，静静地用直觉去察这个诡异的情景，即使全身浸在依然温热的水中，我却感觉到死亡一般的冰冷。

灯光终于在最后一次闪动后彻底熄灭了，而那个声音也随之消失不见，从卧室里透出的光线成了让我鼓起勇气走出浴室的希望之光。

水迹从浴室蔓延至卧室，我顾不得擦干身上还在滑落的水滴，翻出一个新的灯泡。当浴室的灯光再次亮起来后，那个奇怪的声响也再次一同响起，我感觉心脏仿佛被重重地捶打了一下。

咯哒、咯哒、咯哒……

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

而且我可以肯定那是扭动我家门外把手的声音！门，我是锁着的，我每次回家都有顺手锁门的习惯。所以，这分明是有人想进屋，却因为门上了锁而打不开，只能接连不断地去扳动门上的把手。但是，这么固执的情况只能发生在两种人身上：一种是头脑弱智，缺乏判断能力，只能机械地重复动作；另一种就是太执著了，他非进来不可。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时间，竟然是凌晨三点多，我醒来的时间远

比我在梦里醒来的时间要晚很多很多。然而这个时间，会有什么人来我家呢？我的朋友大部分都住在东京都，而到最近的姐姐家也要坐上两站电车，况且这个时间已经没有电车了。还有一个让我感觉头皮发麻的情况，就是我家是有通话门铃的，难道外面的那个什么人不知道按一下门铃么？

就在我想到这里的瞬间，门铃忽然响了起来，我又感觉到一阵惊恐如同电流般在全身流动。原来这个状况下，门铃还是不要响起来的好。

我慢慢地探出手去拿起了墙上的通话器，轻声地“喂”了一声，门外没有任何回音，而那个转动门把手的声音也消失不见了。

听筒里隐约传来“沙沙”的雨声，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开始下雨了，我猜想我订阅的报纸在明天又会可怜地躺在湿漉漉的门前吧。

想到报纸，我才猛然醒悟过来，那个扳动门锁的声音应该是送报纸的弄出来的。因为我没有报箱，报纸不可能塞进窄小的邮箱里，所以每天的报纸都夹在我的门把手上。今晚突然下雨，所以套在塑料袋里的报纸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被夹住，也就传来了频繁的响声，而这个时间也刚好是送报纸的时间。

我苦笑着点上烟，一个人生活的夜里总会有很多莫名的念头，只能怪自己今晚的神经太敏感了。打开门，夹杂着雨丝的风挤进我的房间，吹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把手伸门外，摸索着我的报纸，我可不希望它再淋一夜的雨了。

可惜我的膀子都快伸抽筋了，却什么都没抓到，只摸到被雨水打湿的金属门板，急躁下我索性钻出门外去寻找报纸的踪影。

门前和手上都是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丝报纸的踪迹，甚至和报纸有任何关联的线索都没有。雨中呼啸而过的车轮在门外的大路上擦出湿滑的噪音，门也在我发愣的时候，悄然地闭合起来，发出令我非常熟悉的“咯哒”声。

难道送报的还没来？可是雨水在树冠上击起的雾气中，隐约有微弱

的曙光在流溢，这种情景提醒我——送报的现在都应该已经回家去睡回笼觉了。

既然门外根本没有报纸，那么刚才我那只钻出门外的手臂努力摸索着空荡的门面的情景，似乎笼罩上了一点诡异的色彩。

这也仅仅是我的想象而已，如果我反过来想，有那么一只手臂从外钻进我的门内摸索着门上开锁的扳手，那就不仅仅是诡异了，而是恐怖……

走向房里，我看着浴室的灯光，难道刚才坏掉的灯泡和扳动门把手的声音是个巧合？那么这个巧合未免太过骇人听闻。而真正让我惊呆的是，回到卧室，我发现桌子上竟然摆放着两袋面包！

外出觅食的梦，进不来的门，难道说刚才我开门的时候，另一个“我”走进了房间？

2

我默默地坐在那两袋面包前发呆，装着它们的塑料袋印有那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店名，我努力回忆着自己什么时候购买的它们，可是依然无法在头脑里找到一丝线索。

半透明的塑料袋的一角隐约露出购物收据的影子。我小心翼翼地把收据从袋子里拿出来，仿佛生怕触动某些未知的可怕状况，手背划过柔软的面包，指尖轻轻地夹出收据。什么都没有发生，和我平时购买的面包没有任何区别，我展开卷曲起来的收据，上面显示的购买时间是：四月十五日一点三十分。

收据从我手中滑落，我甚至没有力气把它捡起来，浑身瘫软地陷进沙发里，自己竟然莫名地笑了起来，不知道是无奈的苦笑还是失神的傻笑。我感觉周围的空间仿佛在疯狂地旋转，转得我眼花缭乱。旋转中，